

YJBLD

永久

保留地

YJBLD



胡美凤著

永久保留地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久保留地/胡美凤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ISBN 7-5006-3579-6

I. 永… II. 胡…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1865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7 印张 插页 140 千字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1.60 元

ISBN 7-5006-3579-6



胡美凤，江苏
江阴人。江苏省作
家协会会员。已出
版发表的作品有：
长篇小说《相思如
雨》，中短篇小说
《涛声依旧》、
《父亲的呼唤》、
《春风轻轻吹》、
《城市叹息》等。

好大的雾。

沉沉迷雾，使得人看不清老树下那块空地。

这块地被外商看中，出了好价钱向市政府买下了七十年的土地使用权，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合资企业。

说来真是神奇，自从市里发出了迁坟通告，要求这一地块上的有主无主坟墓及时迁移，打那以后，这里就天天有迷雾。而且偌大的永宁湾，只有这一方田地里天天弥漫着大团浓雾。

你说怪不怪，浓雾里，有人看到了老树冒烟，有人看到了憧憧的人影。有人说那是鬼影，有人说看到的鬼影是个英俊小伙，穿着一身草绿色军装；有的说看到的鬼影是个美丽的女人，穿着一身黑衣黑衫；还有的说鬼影是个矮老头，穿着一身灰土布褂……越说越神，越说越真，反正这年头什么怪事都有：电脑算命空调寒窑蛋糕寿桃清正廉洁吃喝嫖赌；流行歌曲：心太软心太烦最古老的最新潮最新潮的最古老还有富裕与贫困和平与战争风调雨顺与地震洪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奇奇怪怪，不由你不信。

别的是假，那土地上的雾可是真真切切的存在着，

不信你可以走过去看一看。

太阳出来了，出奇的亮丽，它伸出那无形的、威力无比的手，挥动光束想拉开迷雾，然而迷雾沉沉怎么也拉不开。这时，一位老奶奶，迈着蹒跚的脚步，一步一步走进了迷雾之中，她带进了一阵风，那风拂动着老奶奶的衣袂，使人可以清楚地看到风跟随着老奶奶钻进了雾中，雾像溢出来的奶液，在她身周四处流动。

但，阳光和风都无法驱散迷雾。

雾里一片寂静，寂静得令人窒息！

突然，不远处传来一声声亲切的呼唤：“奶奶，奶奶。”

声音也像无形流动的液体，流进浓雾里。

声音、阳光和风融合到一起的时候，奇迹出现了，雾向天上腾起，变成一根柱子，冲向九霄，雾流迅捷地汇聚，像龙卷风的柱子，淡了淡了，景色旖旎的永宁湾边三角地带，老树坟堆变得生机盎然起来……

奶奶坐在老树裸露的根上，一言不发，也不抬头看看来人，就那么端坐着。

“奶奶，你怎么了？”韩石军温顺地弯下腰，脸上挂着讨好的微笑。

“生气啦？”四十来岁的汉子像个孩童般蹲在奶奶膝前，握起她那双多皱纹像柳树皮般的手，“奶奶，你的手好凉，我帮你焐焐。”

“不用你焐。来，”奶奶僵着脸，“奶奶就对你讲一句话。”说这话时表情十分严肃。

平常，只要自己跟孩子逗逗她，总能化开她冻僵似

的脸，像春风吹开一冬寒池般灵验，今天怎么啦。

奶奶拍拍她身边的树根说：“坐到我这儿来，我有话跟你说。”

他顺从地坐在奶奶身旁。

“小军，我问你，奶奶的话，你当不当回事？”

“怎么啦？你的话我什么时候不当回事？”

“好，奶奶再问你，如果奶奶要你现在决定一件事，你是不是能马上答应奶奶？”

“能！你说就是了！”

“不能后悔？”

“奶奶吩咐的事，我有什么好后悔的。”他顺从的脸上依然带着真诚的微笑。

奶奶站起来，毫无商量余地地说：“你们不能就这么迁坟！”奶奶说完的一刹那，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呆呆地跟着站了起来。

奶奶看着他，又坚决地重复了一遍：“我要你们不能就这么迁坟！”

“奶奶，这……”

“你想对奶奶说你要反悔？”

“奶奶，这个，我不是早跟你说过了嘛，”他急了，“把爷爷他们的坟迁到环境优美、交通便利、设施齐全的花山公墓去有什么不好？土地是国家的，国家现在建设要用地，这坟不迁就行了吗？咱们头再硬能硬过国家？”

“你刚才怎么答应奶奶的？”

“奶奶，咱们再商量一下好吗？”他近乎哀求地说：“告诉我，为什么不能迁坟？”

“我说不准迁就是不准迁！”说完，奶奶不再理睬他，移动着那双旧时代的罪证——三寸金莲，几乎是用脚跟走路，颠颠地回家去。

他追上去想扶她，然而奶奶生气地甩开他的手。

回到家，奶奶径直朝自己的小房间走去，他连忙挡在奶奶面前，“奶奶。”

奶奶不看他，脸上除冷峻、决绝之外，还隐含着浓烈的凄楚，“我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心愿，可是你！你……”

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心愿，这话的分量该有多么重呀，他这么一衡量立刻觉得心被刺痛了，震惊程度抹去了刚才对奶奶的不满，“奶奶，你？”

“奶奶今年八十八岁了，爷爷已经在喊我去了。”奶奶强忍着的泪水，终于掉了下来，“我不中用了，要走了。”

奶奶进了小房间，并关锁上门。他木立在门外，整个人呆了，千言万语哽在了喉头。奶奶的眼泪和话语把他的心撕碎了，碎得接不起来了，心碎，这种无声的痛、无言的痛，缠着他，缠得他要发疯，要发狂，他真想冲进去告诉奶奶，“奶奶，我答应你，答应你，不迁坟，不迁坟！”

然而，他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死死地咬住了嘴唇！话，谁都能说，态，谁都能表，只要真的承诺，就不能反悔！他没有承诺，他想承诺，但不能承诺，他只是死死地咬住了嘴唇，血从唇角渗出，这强抑的自制能力，却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大恩大德、大慈大悲的奶奶，原谅我，原谅我……

二

永宁是座别具一格的城市。从高空俯瞰，它活像一只腾飞的雄鹰。通江大运河像雄鹰的脊背；经过改造后的旧城区和近几年开发的新城区如同雄鹰的两只巨翅铺展在运河的两岸，通江大运河水闸就像雄鹰高昂的头坐落在离长江二公里处。

浩浩荡荡的长江像条玉带束住了长江三角洲这位巨人的五彩锦袍，不冻不淤的永宁港是长江金三角地带的一颗璀璨明珠，它扼长江之喉，连运河、通太湖，溯江而上可直达苏、皖、鄂、川、湘等六省，出江入海可直抵我国沿海和世界各港。

由于大自然的造化，长江在通运河闸前特意开了一条瓶颈形的口，巧妙地延伸进来跟京杭大运河汇合，于是，京杭大运河在永宁就被称作通江大运河。

通江大运河在这通运闸旁开始展示它第一道优美的曲线，扭了扭、转了转，河湾里留下了块土地。这块土地地处永宁市北郊，靠近长江，三面环水，一面横亘着永宁城最古老最繁华的通江路，地理位置十分特殊。因为这块土地呈月牙形，永宁人称之为永宁湾。

通运闸在永宁湾北端，韩石军的家住在永宁湾的南

端，这是一幢高五层的现代住宅楼，他家住在二楼最东头，两个并列朝南的房间分别是他们夫妻俩、儿子韩永江的卧室，女儿宛贞跟奶奶住东侧小房间。

此刻，韩石军家中就只有宛贞在家。

小房间东墙上有扇晶亮的方格子窗，她很喜欢这扇窗，冬日阳光很早就从窗口送进温暖，夏日窗扇一开格外凉爽……

做了一夜奇奇怪怪的梦，醒来时，家里静悄悄。一片寂静中，窗外小鸟的啁啾声分外动听，轻轻打开窗户，窗帘就像两面被春风拂动的帆轻轻掀起，她轻轻将它朝两边收拢，俯在窗台上，低头注视窗下。

通江大运河和住宅楼区的高墙深垒，使窗下这个地方成了永宁湾上被遗忘的三角，这块三角地带的面积虽然比对岸车辆厂的面积还大几倍，但极不规则。这里除围墙尽头有几处豁口能走进走出，其它无路可通。三角地带就像人们裁剪衣服时多余下来的一块布角边料，被不经意地扔在窗下，直到有一天衣服破了，才想起这块补丁。

别看这块被遗弃隔绝的三角地带荒僻，色彩却是非常绚丽。因为大自然似乎对它格外开恩，由于通江大运河在这一带没有码头，又是船只进出最频繁的地区，所以很少有人上岸拾荒，使得三角地带保持着原生态，到处是密密的灌木丛。原生态自然格外受大自然的恩宠，眼前这里一派春意盎然：亮丽的阳光泻了一地，迎春花黄灿灿，野杜鹃红艳艳，一团团、一簇簇、一棵棵、一朵朵不知名的野树野花，还有奶奶多年来见缝插针、辛劳种

植的东一小块、西一小畦的各种蔬菜都长得很旺盛，赤橙黄绿青蓝紫，各呈异彩！靠通运河石坝堤旁低洼芦苇丛中还有几茎去冬的白芦花在春风里摇曳，这三角地带上的所有的花草蔬菜都长起来了，春风一吹，不管是粗是细，是长是短，是一丛还是一棵，都仿佛营养极好，特别茂盛、特别青翠……

这三角地带的花草蔬菜蓬蓬勃勃，树呢，这地方乔木虽然不多，但十分葱茏葳蕤。石坝堤岸边，那一排杨柳婀娜多姿，柔软的枝条像姑娘的长发风情万种地飘洒飞扬；那棵常绿常春的香樟树在这春天里显得特别的柔嫩；不大不小的三五棵梧桐、刺槐等杂树上大大小小的叶片正抢着往枝条上挂，在枝条上长，在树梢上伸展。

唯有离窗户最近的一棵老树，才刚刚开始发芽。

这棵树并不太高，矮墩墩的但有一抱粗，在它粗壮的躯干上，每一根结实的枝杈上，甚至裸露的树根上都刻满了一道道裂痕，这一道道裂痕就像饱经风霜的老人脸上布满的皱纹。这棵树究竟有多少年历史？究竟是柞树、梓树、槭树还是其它什么树种？说法不一，没人说得准。于是，人们干脆叫它老树。老树旁有三个隆起的土堆，土堆上收拾得干干净净没有半根杂草。土堆就是坟堆，太奶奶说，为了不使任何人感到害怕，因此没有垒成正规的坟堆。也没有墓碑，周围是青青的草，鲜艳的花。

这三角地带有近三十亩光景，如果加上左近的一座旧工厂约可达到五十亩，如果延伸到入江口外侧，那就有百亩。真是养在深闺人不识，山野里的野妹子一旦钻出草窠，嗨！金贵着哪。外商的眼尖，一下就看中了这三

角地带，他们立即在地图上标示了记号，起名“三角场”。因为要在这三角地带建中外合资企业，政府发出了联合通告，指定在一个月內必须迁坟至花山公墓，逾期作无主坟处理。通告发出后，曾经稀稀落落夹杂在花草丛中的几个微微隆起的坟堆被迁走了。举目望去，其它地方没有一个坟堆，就只有这老树下还留着三个。

这三个土坟堆，大小不一，形状不一，靠东第一座最大，形如一道小山岗；中间一座最小，像一口倒扣的大铁锅；靠西边的土堆不大不小，自然也是锅形。这三座土坟堆尽管大小形状不一，却相当自然地紧密联结在一起，远看像一道波浪形小土坡，近看才知有区别。这三个土坟静静地躺在老树旁，跟老树和周围的花草乱石糅合在一起，仿佛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如果不挑明，没人知道这是一块坟地，它没有墓碑，更没有墓志铭，连个名字也没有，这里不是禁区，但很少人会踏进这里。来默默地告慰一声请坟里的死者安息的，唯有太奶奶。她的守望和精心照料，月月如此，年年如此。小山岗似的土坟堆里埋着太爷爷，听邻居大婶说太爷爷是一个普通老人，病逝后长眠在这里，倒扣的锅下埋着一个年轻的高中生，不过邻居大婶说，没有人看到过这高中生的模样。太爷爷和那高中生早在宛贞出生之前就死了，感情上根本联不到一起，唯有那座最小的土坟堆，她倒常常牵挂。

每个人忆起童年来，总是有着诸多难忘的记忆。儿时的种种活动常常是生命的闪光点，不容易轻易磨灭。而她的童年与这块僻地分不开。那时这儿没有那么多楼，没有围墙，到处是孩子们的天然游乐场。他们玩猫捉

老鼠、老鹰捉小鸡、捉迷藏等等，直到有一天她从老树上摔下来，摔在靠西边那座土堆上，那一次可是有惊无险，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竟安然无恙，连根头发也没伤着，简直是奇迹！当时，太奶奶挪着小脚，来到她面前，摸着她的头，老掉牙的瘪嘴巴噉动着喃喃地说：“保佑！是亡灵保佑！是亡灵在保佑你呀！”

亡灵？什么亡灵？太奶奶絮絮叨叨地讲了个故事，她这才知道老树、土坟堆跟她们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才知道曾经有个黑衣女人吊死在这棵老树上，埋在她摔倒在上面的锅形的稍大一点的土坟堆里……

那女人身材修长，身穿黑衣裳，戴着黑头巾，用一根黑布带悬吊在老树上，头微微垂在胸前，面孔是黑色世界中唯一的苍白点，苍白的脸上表现出天使般的纯洁和柔顺，嘴角微启仿佛想诉说什么。那女人悬空的脚下，有一个婴儿在包袱里熟睡，为防夜寒风凉，一条白纱巾细心地围护着婴儿的脸。

婴儿旁有一只鸟笼，这只鸟笼只有饭盒大小，鸟笼上的小门敞开着，不知放走的是只什么鸟？当她打开鸟笼，目送心爱的小鸟远去，不知是怎样的心情？不知这悬吊的躯壳里是什么样的灵魂？不知她曾经遭受过怎样的折磨、怎样的煎熬？竟能忍心抛下睡梦中的婴儿……

为什么？这一切到底为什么？老树肃穆地静立着，不能告诉人什么，运河水呜咽地流淌着像是舌头短了一截，说话含混不清。

黎明时分，婴儿醒来，啼哭声使永宁湾的人们发现了这凄惨的一幕。消息像老树上清晨飞起的乌鸦，很快

飞向四方，但没有一个人前来收尸、认领婴儿，从夜里到天亮，从天亮到中午，女人像面黑旗垂吊在老树上。

是太奶奶颠着小脚走上前来，把婴儿抱回家。是当时不满十八岁的韩石军趁夜半无人时跟着太奶奶，在太爷爷和高中生的坟堆旁挖了个土坑，悄悄将尸体掩埋。韩石军割了很多苇草铺在坑底，太奶奶念念有词说：姑娘，咱穷，买不起棺木，给你一袭苇床，你就闭眼去吧！

树叶绿了，黄了，黄了又绿了，除了叶片的变黄泛绿显示出季节的变换，其它景物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年复一年，一晃就是二十多年，这么多年过去，从来没有人来打听过黑衣女人的情况，更没有人来看望过太奶奶已为他正式取名为韩永江的孩子。

当初掩埋尸体时，只能是个土堆，因为黑衣女人来路不明，有规定不准为此类人安葬建坟，后来允许建坟，但要迁往公墓。

韩永江曾经想建个像样的坟，树个墓碑，但太奶奶死活不依。也许是为了让死者和生者离得近一点，也许是为了不再打扰死者。于是，在这老树旁那微微隆起的土堆里，黑衣女人静静地躺了二十多年，无名无姓，无根无家，春风轻拂着她的墓，秋风替她扫去黄叶，随着季节轮回，墓的周围变换着颜色，但枯坟依旧。

怎么回事？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没有人能够回答。

宛贞生在长在这永宁湾。永宁从前的风景，从前的矮旧平房、破宅院，从前所有的一切，是她非常熟悉的，蛐蛐的鸣叫，蟋蟀的弹奏，螽斯的歌唱，都使宛贞难忘。

可是经过大规模拆建改造，都没有了，就剩下窗下边这一块三角地带。这块三角地带有这令人牵挂的老树、坟堆。然而，她觉得悲哀。

改革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连这块三角地带也将被开发利用，建立外资企业，很快这生命中充满传奇、诗意的三角地带也将不复存在了。

正在外地上大学的我，得知消息后，星期五下午少上一节课，乘高速公路上的直达班车，赶回永宁湾家中。回到家中一看，家中冷冷清清，只有爸爸一个人闷闷地吃晚饭。她问：“太奶奶呢？”

“病了，住在人民医院。”

她听了一惊，记忆中，太奶奶从没住过医院，急问：“什么病？怎么病的？”

爸不吭声，闷闷地扒完碗中的饭后，对她说：“我先去医院换你妈回家，你吃完晚饭后再来。”

“不！我跟你一起去。”她顾不上吃晚饭，推起自行车跟着就走。路上，她想买串香蕉带给太奶奶，然而，爸红着眼睛沉沉地告诉她：“不用，奶奶自住进医院，就没张过口，就没吃过一点东西。”

见爸那心事重重，忧心忡忡的样子，宛贞本来想把心中想问、想说的一些有关太奶奶的话流水一样涌出来。可最终还是像关住了通运闸一样，忍住了。转过弯，踏上宽阔的通运闸桥，她指着闸桥那边的三角地带，说，“我怎么也弄不懂，这三角地带七高八低，东一块斜坡，西一堆乱石，南凹北凸，坑坑洼洼，外商怎么会看中这里？”

原以为爸不会搭理自己，谁知爸却认真地告诉她：“这三角地带如今可是求之不得的宝地呀，尽管在这里建房造路工程造价要高一点，但这块地皮便宜呀，比到经济开发区花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买一亩地合算多了，光这一项就节约投资数百万哩！还有这里的水路多方便，如果路再修出去连接通运闸桥和通江大道……”

“听你这么一说，在这三角地带上造外资企业当然是好啦！”顿了一顿，她自然随意地接问了一声：“咱们是明天还是后天到老树下迁坟？”

谁知一提“迁坟”两字，爸居然脸色突变厉声打断她的话：“你少管闲事！迁坟不迁坟与你无关！到了医院你最好少开口！”

迁坟是正常的，应该的，不管是什么人的坟，都应该从三角地带迁走。然而，全家却为此不得安宁。据说，太奶奶自迁坟通告发出后，就一直在老树坟堆那里转悠，翻来覆去念叨着一句话：“这坟不能迁！这坟不能迁！”那天半夜三更，大家熟睡之际，她又悄悄地去了，等到天亮前发现，她已倒在老树下，两手是泥，嘴里含混不清翻来覆去念叨的还是“不能迁坟”。送进医院后，念叨的仍然是“不能迁坟。”

日子一天天过去，离政府有关部门发出的通告规定的迁坟限期只剩下几天了，老树旁那三个土坟堆依旧静静地躺着。

昨晚从医院看望陪伴太奶奶回家时已很晚很晚，早晨醒得很晚很晚。此时此刻，她看到阳光映照下，老树上那一片片嫩叶鲜灵滴翠，像一片片透明的绿玉，煞是好

看！

老树有一根枝杈特别的长，像巨人的手臂一直伸到窗户旁，宛贞探身伸出手，用手指轻轻地抚摸着叶片，随即小心地采摘下几片，捧到床前写字台上，将它一片一片夹在书里。倘若有一天，回忆起老树坟堆时，她将珍藏的老树叶拿出来，让大家看一眼，让太奶奶摸一下，该多好！想到这里，她不由得笑了，一笑露出左边一颗虎牙，分外俏媚。如果这颗虎牙长在别人嘴里肯定是个缺陷，而对她却形成了缺陷美，小时候带着顽皮，现在带着俏皮。她的脸不算很美，给人的感觉只是很纯，清纯的脸加上这颗虎牙，使她在别人的眼里成了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实际上她已经十九岁了……

当她重返窗前，准备再摘几片老树叶时，突然发现了韩永江的身影。

韩永江的脸长得端正又棱角分明，这样的脸配上浓郁的黑头发，再加上中等偏高的个子，呈现出异乎寻常的魅力。此刻，他正沉思着，仿佛还带着一副梦游者那种特有的神态，直直地朝老树坟堆走来。

他没有注意到宛贞。

宛贞看到他之后想喊“永江”，但一见他那异样的神情，眼珠滴溜溜一转，留了个心眼，便想恶作剧一下，于是离开了窗口，闪在窗框旁，用窗帘布做掩护，悄悄地注视着韩永江的一举一动，随时准备冒出来喊他一声，吓他一跳。

她先是看到他在土堆前蹲下，拿出一把小刀就挖，三几下就挖好一个洞，接着又见他掏出一个鼓鼓的手绢